

明清稀见珍本小说名著丛书



王汝梅 薛洪贲 主编

花影集

〔明〕陶辅著

《花影集》明代著名小说家陶辅著。明代小说中别具一格。今存于国内各大图书馆。现在孤本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。

《雪窗》明代著名小说家陶辅著。今存于国内各大图书馆。现在孤本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。

《鸳鸯》明代著名小说家陶辅著。今存于国内各大图书馆。现在孤本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。

《雪窗》明代著名小说家陶辅著。今存于国内各大图书馆。现在孤本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。

《明》药鸳鸯客著

《鸳鸯》明代著名小说家陶辅著。今存于国内各大图书馆。现在孤本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。

存世孤本

故

1242.7
35

中国古代稀见珍本小说丛书

主编 王汝梅 薛洪勣

花 影 集

(明)陶 辅 撰

程毅中 校点

鸳渚志余雪窗谈异

(明)钓鸳湖客 撰

徐 野 校点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中国古代稀见珍本小说丛书

花影集

鸳渚志余雪窗谈异

主编 王汝梅 薛洪勛

责任编辑、责任校对：黄曼萍

封面设计：张沐沉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

(长春市东中华路 29 号)

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张：6.75

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33 千字

印数：1—5000 册

ISBN 7-5601-1829-1/I·83

定价：8.00 元

前 言

《花影集》是一部明代著名的文言小说集，《百川书志》小史类、《千顷堂书目》小说类都曾著录。作者陶辅（1441—？）字廷弼，号夕川老人，又号安理斋、海萍道人，凤阳人。他的祖先以军功封大同伯，陶辅荫袭为应天卫指挥。他身居武职，可是却爱好文学。张孟敬（敬学或许当作状语连下“书”字读）《花影集序》说：“公以贵游子，薄武艺而不事，专志于经史翰墨间，其蓄之深固有自矣。暨袭应天亲卫昭勇之爵，又不苟合于时，即时丐思休致，寻山玩水，又豁其趣；操觚染翰，以肆其博；尚友古人，乐观时变，以极其情。”他的著作很多，有《桑榆漫志》一卷、《四端通俗诗词》一卷、《夕川愚特》二卷、《蚓窍清娱》二卷、《间檐□笑》一卷、《夕川咏物诗》一卷等（均见《百川书志》）。

《花影集》四卷，收文二十篇。书前有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浙江安吉州学正事张孟敬序，序中说：“首之以《退逸子传》，公自道也。……终之以《晚趣西园记》，间以《梦梦翁录》，则又叙其休致林泉、幽雅自适之情怀。”这些实际上是作者寓意述怀的自叙，近于散文。又有嘉靖二年（1523）作者自序，时年已八十三岁，而书则写于三四十年之前。序言说：“予昔壮年，尝得宗吉瞿先生《剪灯新话》、昌祺李先生《剪灯余话》、辅之赵先生《效顰集》，读而玩之。……予不自揣，遂较三家得失之端，约繁补略，共为二十篇，题曰《花影集》，亦自以为得意之作也。”此书虽为继《剪灯新

话》等书之后而作的个人自著小说集，但文笔不如瞿佑华美精巧，多数作品的故事性不强，往往含有风化说教的意味。其中《刘方三义传》、《节义传》、《心坚金石传》三篇，曾被选入《燕居笔记》等书，较为易见。《刘方三义传》即《醒世恒言》的《刘小官雌雄兄弟》本事，《心坚金石传》曾被铺演为传奇《霞笺记》，这两篇影响很广，其余的作品尚不为人知。其中较有特色的《丐叟歌诗》一篇，假托一个丐叟和一个道人唱诗歌以说理，讨论天命与人事的关系，最后一个茶叟出来评议，认为人的主观行为起决定作用，写法近似汉人的辞赋。故事并不曲折，但开头一段叙事却与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九二三回陈经济投靠晏公庙任道士当徒弟的情节非常相似，很值得研究。

《花影集》在明人小说中别具一格，比较通俗，似有摹拟话本的迹象。作者倾向鲜明，独具个性，不失为一家之言。

此书国内未见传本，只有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朝鲜刻本，书后有万历丙戌（1586）朝鲜人崔岵的跋。我幸得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教授之助，取得了一份复印本，并承早稻田大学特殊资料室慨允我点校重印，使这个海外孤本得以重返故国，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《花影集》书中错字异体字很多，但仅此孤本，没有别本可以互校。只有明末金陵书林李澄源《重刻增补燕居笔记》卷七下层收有出自本书的《心坚金石传》、《节义双全传》（即《节义传》）、《刘方三义传》三篇，即用以校勘，择善而从，改正了一些脱误。《燕居笔记》本似经修改，恐怕已非原貌，两本的异同不一一出校。其他各篇中的显著错讹，则用理校法迳致后加注说明，难免还有挂漏。陶辅的文风很特别，有些

词句十分晦涩，不易句读，尤如《晚趣西园记》里的部分词句只能勉强点断，仅供参考。错误疏失，自知在所不免，期望读者惠予指正。

程毅中

一九九四年六月

花影集序

夫文词必须关世教、正人心、扶纲常，斯得理气之正者矣。不然，虽风云其态，月露其形，掷地而金玉其声，犹昔人所谓虚车无庸也。《花影集》四卷，凡二十篇，乃夕川居士陶公所著。予启卷阅之，首之以《退逸子传》，公自道也。虽有绝世自高之言，卒章不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意，此固伟矣。终之以《晚趣西园记》，间以《梦梦翁录》，则又叙其休致林泉，幽雅自适之情怀，盖自巢、许、夷、齐而下，严子陵、陶靖节、林君复之后，我朝而有若人，此其最高与？于中若《刘方节义传》、《东丘侯传》，皆是实录其忠孝节义，足为世劝。而东丘一门之死节尤烈，其妾孙氏植孤之功尤大。其他虽皆寓言，潦倒子以宋杜之倾归之天道，而抑奸奖忠之意溢于言表。云溪子又言宋末之祸由天果报，而臣子忠愤之情，自不容已。《邮亭午梦》，则将人臣之忠义，虽不见伸于人，终当获报于天地。《华山采药记》深明黄白导引之非，以醒世人之狂惑；《闲评清会录》深明鬼神造化之理，以觉斯世之昏迷。《四块玉传》与《心坚金石传》，托词比事，以为淫邪私媚，败德致祸之惩。《广陵观灯记》与《管鉴录》，虽皆假托，一则辟异端之为害至矣，一则辩善恶之果报详矣。贾生代判，则本古人钱神之遗意，以激斯世之贪而使之廉也。邗亭宵会，则

托士女佳遇之风情，以戒世人之淫邪而归之以正也。翟吉、翟善则因人情之趋吉避凶，而导迪之，使为善去恶也。庞观老曲，尽酒色财气之情状，使人之知所惩。《丐叟歌诗》，一明富贵贫贱之自取，使人之知所择。凡此皆于世教有关，视前人《新话》、《余话》、《效顰》诸作，文词不同，而立意过之。盖公之先人，以大功烈擢大同伯。公以贵游子，薄武艺而不事，专志于经史翰墨间，其蓄之深固有自矣。暨袭应天亲卫昭勇之爵，又不苟合于时，即丐恩休致，寻山玩水，以豁其趣；操觚染翰，以肆其博；尚友古人，乐观时变，以极其情。少有余暇，而作是集，抑亦嘲弄风月之一唾耳。其他述作，尚多传于时者，兹序未之及也。公名辅，字廷弼，夕川其别号，又号安理斋、海萍道人云。

正德丙子春正月灯夕，浙江安吉州学正事三山张孟敬书。

· 花影集引

太仓之粟，岂料必无鼠矢；宝库之土，宁辞不藏珠玑。是以理无尽得不失之事，人无纯是不非之心。此实物理之自然，人欲之彼此也。予昔壮年，尝得宗吉瞿先生《剪灯新话》、昌祺李先生《剪灯余话》、辅之赵先生《效顰集》，读而玩之，其间有褒善贬恶者，有托此喻彼者，有假名寓意者，有舞文为戏者，有放情肆欲者。大率三先生之作，一则信笔弄文，一则精巧竞前，一则持正去诞，虽三家造理之不同，而各有所见，然皆吐心葩，结精蕴，香色混眩，鬼幻百出，非浅学者所能至也。予不自揣，遂较三家得失之端，约繁补略，共为二十篇，题曰《花影集》，亦自以为得意之作也。是后数年，得暇求学，方知圣贤旨意，深以前作为非，掷而不睹者三四十载。今予之年八十有三，衰耄已至，儿辈点予书篋，出其生平稿帙，意欲装辑以为遗泽。适有《花影》一集存焉。告予曰：“此亦成书，何不序乎？”予颌而叹曰：“欲存而序之，实非当为之事；欲弃而焚之，其奈三先生何？予独何人，敢望每事尽善乎。”故勉以为引。

嘉靖二年夏四月吉旦，夕川老人八十三翁书。

目 录

- 序 (张孟敬) (1)
引 (夕川老人) (3)

卷一

- 退逸子传 (1)
刘方三义传 (5)
华山采药记 (10)
潦倒子传 (14)
梦梦翁录 (19)

卷二

- 节义传 (25)
贾生代判录 (29)
东丘侯传 (33)
广陵观灯记 (37)
管鉴录 (42)

卷三

- 邗亭宵会录 (48)
邮亭午梦 (53)
心坚金石传 (59)
四块玉传 (64)
庞观老录 (72)

卷四

- 丐叟歌诗 (77)
翟吉翟善歌 (82)
云溪樵子记 (87)
闲评清会录 (92)
晚趣西园记 (96)
跋 (崔岏)

花影集卷之一

退逸子传

退逸子者，姓鲍氏，名道，或称为抱道先生。其先乃邗之右族也。其为人也，刚而断，介而直，守理不挠，持正不惑，以人心推己心，以天理博物理。是以居官之际，忠以承上，仁以临下，礼以接众，谨以律己。然好精白，恶私染，颇为僻耳。凡遇是非之间，不能委屈涵容，必露衷极论，或稍相逆则发指睫竖，奋须涌气，霜其色而霆其言，必折人至于伏躬屏气、移衷丧色方已。

或曰：“先生之道，善固善矣，然未免为时人憎恶，世路弃捐，负此伟昂之质，博洽之才，良可叹也。何乃甘侣俚俗而友白丁，终老于茅茨之下乎？莫若少加讦下，随时通众，则当时人物，孰敢与君甲乙而论之哉！且《易序》有云：“‘随时变易，以从其道。’君独能返是乎？”先生闻其言，鼓掌蹈足，扬眉掀齿，仰首脱帻，一笑而绝倒，兴而正色答曰：“夫士之生于世也。当磊磊落落，学其所必行，行其所必当，达则兼善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道之亨也，使之治繁理冗，兴利除害，牧民御侮，典礼作乐，总兵戎而讨不庭，佐皇谟而

宣治化，卑为列职固当然，贵登将相亦不忝。道之否也，则遁迹于青山之趾，绿水之涯，枕石漱流，濯足弄影，抚孤松而对明月，啸烟霞而临清风，此大丈夫归欤之所也。岂可酣时恋暑，效儿女子之态，奔趋于势要之门，叩求于豪贵之室，屈肱屏息，捧颡颜而献狐媚，乞怜取气于人颜下乎？君其休矣，吾所不为也。”

——是后，先生偶有所见，遂作《宝镜叹》以自嘲，力解其取，匾其居曰得闲堂，自作铭以寓之。

宝镜叹

镜光圆，镜体正。秋月扬辉，寒潭澄映。颦笑必随，偃仰必应。有烛鉴之明，无包容之行。嗟夫！不遇佳人，抑为丑妇返病。

得闲堂铭

道不在隆，得达则亨；位不在显，得宜则崇。贤愚混一途，善恶殊万衷。小人酣巧利，君子怀异功。曲乘作字株，楹楠为犁弓。所以违其器，憾憾怀归容。云山生心上，烟水入梦中。伸荣与进用，系通与不通。屈辱与退舍，在穷与不穷。劳劳暮景心，每欲安其慵。欲者贵在得，慵者贵在闲。幸予遂所欲，铭诸蓬壁东。

是后值溽暑，而先生荐席不备，帷帐潇然，昼则苦苍蝇跳蚤所扰，夜则为壁虱飞蚊所噬。况其衣裾垢弊，而虬虱猖獗于其中。由斯烦扰，心神因而不宁，至于废寝食而忘昼夜。而先生不虑及此，反乃攒眉蹙额，焦颜赧色，振几而叹曰：“吾太痴人也，何故为尘累至此耶！”遂书一绝于几上云：

家私如火触人怀，着力相推苦不开。除是和妻

都逐去，心神清爽恰幽哉。

先生一日他往，先生之妻偶见所作之诗，笑曰：“夫子之诗，谬莫甚与。汝不察己之衣裾垢弊，家室贫秽，不洁所致，而使孽虫纵凶肆毒，扰其宿处，惑其寤寐，以致心志不守。既为大丈夫，而不能启贱为贵，拔贫为富，辅世相君，清其轩而华其屋，昼纱橱而夜罗幕，反以不羁之扰，致怨于家室乎？”手碎其诗，遂用薄纸折一方箠，如鸟笼状，捕一壁虱、一蚊、一蝇、一虱、一跳蚤，置笼中，安于几上，题曰：“此即家私也。”先生既归，视其诗则亡，偶见纸笼其中如有物动，取而映日观之，则五虫在焉。先生会其意，笑不能辍，曰：“予虽短于责己，卿何长于相夫耶？”遂呼童子戏取酒肴，设灯香祭纸笼于几上，作诗遣之曰：

嗟哉大块中，赫赫气理先，阴阳既云已，其数不可迁。五行司所属，群有各体焉。数既不出此，理故不可偏。何如生斯物，惟害是所专。一名曰壁虱，狠毒何胜传。将人肌与血，视为席上筵。昼也无形影，夜则有万千。可比无仁子，党恶共欺天。一名曰飞蚊，轻薄善周旋。明时俱遁迹，暗处闹喧阗。只矜口嘴利，不识愚与贤。可比无义子，狡幸相倾颠。一名曰苍蝇，贪秽不知慙。饮食频侵扰，坐起随锥钻。遗种污大脯，引类投羹膾。可比无礼子，不耻相缠联。一名曰虱子，其性与众愚。胡不知潜避，昼夜周身沿。哪论生与死，惟利是所然。可比无智子，速祸自穷年。一名曰跳蚤，滑稽多诡权。搔左而噬右，备后却入前，翻席那可覓，振衣岂能捐。可比无信子，虚谬相欺谗。吾今贫且老，瘦体不盈拳。常

年啖蔬食，布衣无缁绵。依栖苦不暖，肌肉苦不鲜。
平素无相恶，何如不见怜。好寻富少者，温饱得双
全。莫尔三杯酒，不可更留连。

每吟一句，辄倾一杯。吟诗既成，酒亦罄然矣。掷笔于空，颓然醉卧于榻上。寝既熟，遂梦五人，相率伛偻而前。一人披黄金甲，称香子冠军；一人长颌豹足，称崇化参谋；一人绛帻绿袍，称忿身长史；一人白兰雅素，行履徐徐，称居绵纪善；一人着乌油凯，[○]称黑光屯长；俱拜于榻前。兴伏如仪。一人前曰：“某等素非相得，乃蒙肴而祀之；亦非有恶，忽又晋而逐之。且某等虽眇眇之躬，亦造物者所育，与先生共此覆载，而先生不推广仁恕。却乃雪然掉笔头，鼓口吻，纵己洪灭之私，索人尘沙之过。以吾侪论之，则先生之于五常，亦未见有也。今者郡政缺失，子不能谏，乡民困乏，子不能救，其谓仁乎？边夷侵袭，子不能御，盗贼劫窃，子不能禁，其谓义乎？无疾解官，不待报而去，其谓礼乎？妻子饥寒，子不能贍，明时任贤，子不能显，其谓智乎？寓居薰污，是招蝇也；破壁崦崦，是招壁虱也；土地湿秽，是招跳蚤也；蔽裘穰穰，是招虬虱也；帷帐不施，是招蚊也。既蒙没馆相待，今又厌而逐之，其谓信乎？且子尚昏昏，而欲责人昭昭耶？孰谓子为知人，乃愚人耳。”先生听毕，赧然语塞。于是五人鼓掌跳踉，一喊而散。先生觉后，述其梦中之事，大书于座右，以为自警云。

○“凯”当作“铠”，当时通用。

刘方三义传

宣德初，河西务之蒙村者，边河为市，舟楫聚泊之所也。居人近数百家。其间有刘叟者，号称长者，开酒肆于其间。茅屋数间，薄田十余亩，衣食粗足。然止叟媪二人，年各六旬余，无他弟男之依。是年，有京卫老军方其姓者，携一子，年约十二三，宿于叟店。及夕，方偶得中风，至晓则颓然不起。其子悲号近绝者数肆。叟媪亦为之堕泣，遂容养疾于家，凡百粥饮汤药，叟媪皆为办给。⊖。不半月，则老军死矣。其子跪告于叟媪曰：“今儿亡父本某卫军。于某年母已先故，与父欲投原籍。求少盘费，为办母丧。不料皇天弗祐，父更路亡，遗儿一身，囊无半钱之资。欲望大恩借数尺之土，暂掩父骸。儿愿终身为奴，以偿此德。如不见允，则投身此河，永为不孝之鬼矣。”言既，放声大恸。叟媪恍然流涕曰：“噫，是何言与！汝黄口儿尚知孝道，予岂不知义者哉！”遂为办棺衾之具，葬于屋后之地，仍表之曰：“某卫军土方某之墓。”谓其子曰：“予欲令汝归家，唤汝亲故搬取二丧，恐汝细弱不能自达。汝可暂住予家，待有熟识之人方可。”⊙儿复跪泣，指心而誓曰：“儿虽细，岂不知恩。且亡父病时，深蒙不嫌病秽，汤药依时。及至身死，棺衾葬具，所费不资。虽至新骨肉，未必如此。况儿生长京师，亲故乡曲，一人不识。有恩不报，欲安归乎？且闻老丈夫妇亦无子侄，儿虽不才，倘蒙不弃，收充一奴，以供朝暮。万一义丈二位百年，某岂不堪为拜扫之人乎？然后赴京取回先母遗骨，同我故父葬于义丈墓道之侧，则儿之负恩不孝之罪塞矣。”叟媪闻之，且悲且喜曰：“真天

赐之嗣也！”因不没其姓，名之曰刘方。恩养备至。方亦孝谨出常，勤业家事，不舍昼夜，常若不及者。

是后，时值秋风大作，上游飘一败船，泊于门前岸下。船人呼号，死溺狼藉。为居人挽救，得达岸者才十数人。内一少年约未二旬，气息将绝，而手尚坚持一竹箱不舍。傍一少妇抚抱号叫不已。人或问其然，答曰：“此人吾夫也，此箱中吾舅姑之骨也。”时方从观在侧，归道所以于父母，悲咽不能成语，曰：“此人之厄，正如儿向日之苦。”叟媪闻之，奔赴扶携二溺归家，更以燥衣，哺以暖食，不遗日而甦矣。其人告曰：“奇姓刘氏，山东张湫人也。此妇奇妻李氏也。二年之前，从父三考京师，不幸遇时疫，未易月父母俱没，余予夫妇，无力奉柩还乡，只得火化为槨，谋此归计。岂料不孝恶极，又遭此祸。过蒙老丈相济，实再生之父母也。然李氏孕有六甲，遇此惊溺，内损无任。不及办蓐，胎已堕矣。”

于是，叟媪及方叹怜不已，急为洒扫暖室，朝夕为办粥饮。不数日，李亦殒矣。叟媪为治棺具，亦葬于屋后之地。深为刘奇解慰，劝令暂住于家，与方同其寝食。议待便船使谋归计。凡经数十日，^①皆以骨殖在船，多遭冲击之患为辞，久不果事。况奇于救溺之时，为钩挽所伤数处，溃疮甚发，不能履者数月。然奇素博学能文，见方聪敏出常，乘暇教以读书作课。而方一诵即解，不旬月，凡经书词翰，无不精妙。

一日，奇疮少愈，告于叟媪曰：“奇疾虽痊，然一贫如此，思无他术，欲先负父归，再负母去。义丈之恩，容奇丧完，别为报答。叟曰：“噫，路远孤行，况子幼弱，非佳图也。吾有一蹇，久蓄无用，赠子驮归二亲，岂不代劳遂事乎？”奇坚却不敢受。一日忽失奇所在，叟等惋叹累日，亦无如之何。

居顷，叟得重疾，缠绵数月，而方衣不解带，忧劳骨立。忽奇到来，一家惊喜。叟谓奇曰：“曩者失待，子何责之深，不告而去耶？”奇跪而泣告曰：“奇蒙再生之恩，未报万一。及闻赠驴之言，出此拙算，意欲潜归，别谋济事。不料至家，因前年黄河泛滥，乡曲远近，一望洪波，居人荡尽，人畜田庐，漂溺无遗，极目白砂，蒿蓬百里。只身无依，彷徨累月，进退计穷，寄食人店，静思亡亲之样，纵归何所安厝？义父之恩虽宏，何时得报，莫若仍归恩府，求尺寸之壤，葬久暴之丧，假便成仁，致身塞罪，以此生为终身之质，奉宅上薪水之劳，未审义丈能从愿否？”叟曰：“噫，异哉！予何幸，累感孝子同来乎？”遂为奇备道刘方之本末。奇亦惊悚。叟复曰：“若信然，尔奇为兄，尔方为弟，同乃心，共乃义，守此薄产，足以业生矣。”于是奇、方再拜受教。二人互相推爱，极力养亲，甘旨极一时之味，温清尽冬夏之勤。

又一年，叟卒于前，媪歿于后。二子备尽人子之情，哀毁不堪，泪尽继血。将葬，兄弟谋定兆域，遂迎方之母骨于都下，共筑一茔，列三坟如连珠。二子同庐其次，不释杖者三年。闾里感化，远迩称闻。及服除，兄弟勤业，生意骤胜。不数年，富甲一乡，人以为孝义所致。一夕，兄弟夜酌窗下，酒将半，活及生平，因痛二人出处之危，悲三父没身之恨，惊合义之奇异，喜成家之遂愿。相视悲惋，泪不自止。奇曰：“此皆予二人微诚感格，实蒙天相。然予今年二十有二，弟亦一十有九，俱未议婚。况人之寿夭莫期，万一不讳，则三宗之祀沦矣。若乘时各求良配，或有所出，岂不休哉？”方愀然不答，良久徐曰：“兄忘之乎？初义父临终时，弟与兄有誓愿，各不娶。今何更发此言？”奇曰：“不然，初因父母垂没，六